

文淵樓叢書

選學膠言

第大冊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八

絳灌

漢文帝置博士

賈生爲左氏傳訓故

周彥倫無隱而復出之

事

棘下無犍字

遠引趙高

贅闡

如律令

日子

小惠當引左傳

相如多迎合

郢中

下里巴人

蓄字協韻

數十餘萬言

東南一尉

雀鳥漢書字異

傳

孔子干七十餘君

卷舌同聲

豐卦義

顛當作顛

坻當作坻

割炙

孔墨事顛倒

鑽字義

浩然之氣當作皓然

淵當作潛

淵明以妹喪去官

趣當作趨

扶老

西疇卽先疇

毛詩

畢公無作關雎之說

厚當作序

鄭箋無文王字

呂向注襲鄭箋

書序僞託

孔安國時科斗書不應

廢

傳春秋之左丘明非論

語之左丘明

春秋不始於隱公

求人作序

思歸引

古上巳非三月三日

夏后兩龍

靈臺候氣

嫖姚

侮食

兩引呂氏不同

七萃之士

挂服

王儉年誤

班劍

璞當作樸

祭橋公文

秩

孫男之杲校字

選學膠言卷十八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移

絳灌

劉子駿書讓太常博士

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注引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雲璈按師古於漢書禮樂志及陳平傳云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然則師古

已不信之今無此書不可考核但史漢屢稱絳灌卽陳平傳之絳灌世家正作絳侯灌嬰一人之說恐未可從

漢文帝置博士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已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雲璈按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而文帝紀無立博士之文今據此書可補文紀之闕更證之以楚元王傳云文帝時聞申公爲詩

最精曰爲博士又翟醜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又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五經而已是兩漢人之言無不以爲文帝置博士不獨劉氏一書也

賈生爲左氏傳訓故

在朝之臣唯賈生而已雲璈按漢書儒林傳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故獨稱之爲建立古學勸也

周彥倫無隱而復出之事

孔德璋北山移文

五臣向注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此山後應詔
出爲海鹽令欲卻過此山稚圭乃假山靈意移之使
不得至雲璈按南齊書周彥倫傳解褐海陵國侍郎
出爲剡令草堂乃在官國子博士著作郎時於鍾山
築隱舍休沐則歸之未嘗有隱而復出之事

檄

熨下無健字

司馬長卿喻巴蜀

南夷之君西熨健之長注文穎曰健爲縣胡中丞曰
健字五臣妄添也史記漢書皆無之注引文穎曰健
爲縣者謂地理志健爲郡之熨道縣也說文熨下亦

云健爲蠻夷也以健爲縣注熨非正文別有健字袁本校語云善脫健字更誤中之誤

遠引趙高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雲敖按不從董卓起乃遠引趙高者以操爲贅閹遺醜故以爲喻也

贅閹

贅閹遺醜注贅謂假相連屬也雲敖按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注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操父嵩本夏侯氏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故云贅也與

淳于髡爲秦之贅壻義同後漢書袁紹傳作姦闖似
不若贅字之紀實

如律令

陳琳檄豫州檄吳將校部曲其末皆有如律令語李
濟翁資暇錄曰令音平聲律令者雷部中鬼名能疾
行故符呪者以爲言王觀國學林云漢以來朝廷行
詔敕約束之文未必曰餘如律令蓋約束該載不盡
餘事自有律令常法但言如律令則庶事舉矣巫覡
符呪之語其告誡鬼神亦猶朝廷之告誡臣民故符
呪亦有如律令之稱朝廷約束之文末有勅字符呪

如律令之下亦用勅字豈有朝廷約束之文引雷部
鬼名以喻其疾速者乎濟翁誤矣雲璈按王氏之說
是如律令者符呪學詔勅之文非詔勅用符呪之語
也三字多見於史漢文穎曰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
上者爲令史記三王世家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
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漢書
儒林傳敘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師古曰功令篇名若
今選舉令此外並如舊律令蓋當時律例法令皆有
一定成規遵而行之故曰如也雷鬼之說誠荒誕不
足辨

日子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

年月朔日子尙書令或曰知錄云今人謂曰日子
日者初一初二之類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
職內注云若言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云子
發檄時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
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于
支故曰朔日子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
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
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

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尙書則有兼日而書者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尙書令某甲此下古文移之犬陳琳檄但省一甲字耳雲璈按漢書五行志已言日加辰巳時加未翼奉傳亦言日加申時加卯矣是亦未嘗不以子爲夜半也何校云子疑守字之譌孫侍御志祖以爲非今據注引魏志太祖進或侍中守尙書令則守字或當如何說然荀彧卒在

建安十七年檄中舉韓約馬超宋建張魯諸事考魏志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氏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在十八年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抱罕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屠抱罕斬建在十九年公西征張魯至陳倉氏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氏王恃險不服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十一月張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在二十年皆或卒之後檄首列或名未詳

小惠當引左傳

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注引論語好行小惠按此當引左傳小惠未徧不當引論語今論語惠亦作慧相如多迎合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按史記漢書皆言相如使時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似非旣通之後所作也然篇首敘事言朝冉從驪東鄉將報中段言關沫若徼牂牁等語又似略定西夷還至蜀都而作不然方使之時何以知將來必有是事而預言之乎蓋旣通

之後往來勞費正未有已而蜀當其衝故父老始以
卒業爲憂終以身先爲請未必非善後之計也是文
謂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則可若謂以風天子
其事已成不便中絕且辭中勸百諷一又不如其已
矣長卿以詞賦得幸多迎合上意如上好遊獵則爲
上林賦上好神仙則爲大人賦至死猶言封禪遺札
以奏則此篇亦未必非迎合也說本林西仲

對問

郢中 宋玉對楚王

夢溪筆談云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